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七輯

沈雲龍主編

回

顧

錄

鄒魯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田顧錄

第一冊

鄒魯自署



同 願 錄



鄒 魯 著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自序

民國二十九年春，某雜誌數次託人要我作自傳，我等應了他，因為精神不好，就沒有執筆。自從有了這種諾言，遂不免有時回想到往年的事實，漸漸的成了段落。去年秋天以後，就一段一段的記出來，記到本年春初，把我三十歲以前的事實，大致都記起來了；到了秋初，又把我在編輯黨史以前的事實，也記起來了。因為太長，雜誌不好登載，就把袖單編出版。因為要出版，就不得不要有序言，而序言一時無從做起，遂拿我四十三歲生辰詩，錄在下面，來替代：

一天空星球恆河沙，地球特為其中一。地球生物幾萬千，人類雜在其中出。地球已小况人類；人類豈有千古橫九洲，我身處此不啻滄海之一瀾。呱呱墜地縱百歲，如霧如煙如電逝；我今春秋四十三，渺乎少小安足計？但念已生天搖靈為人，便須頂天立地永存真。奪取造化福萬物，形有生滅神無淪。一身幾欲撐天地，百歲應成不壞身。眼前富貴皆泡影，赤去亦來何所幸？眼前險阻甘如飴，動心忍性益猛省。憶我生時境實辛，父母忍饑凍鞠育乃成人；少年學書實鈍無所得，弱冠拔劍仗義不肯棄；幾經挫敗遭放逐，屢仆屢起改造國家權歸民。方謂國民從此登衽席，何期年來蟻蝗痛遠昔？敢云隻手挽乾坤，饑溺為懷鄙他溫。立身行己無他道，運我初生為人之元元；當茲四十有三初度日，有勳於中為長言。一瀾雖云小，百歲誰能促；暴棄敢自甘，致為人

編者：努力猛向前，日新毋自足。求爲人類發異芒！天地同慶日月光，庶無負乎天壤生我父母育我之佳祥。
亦安乎我之爲我之天良。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一日作者自序於重慶復興居

凡例

- 一、本書專記載本人直接有關之事，間接者從略。
- 二、凡規模較大之事，余祇任一部分時，則所言祇限於與余有關之事件。（例如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祇述及可報；廣東北伐軍，祇述及兵站總整事）。
- 三、照例人名稱呼，史用名，普通用號。本書概用名者，因民國以來，名號多相混；且書中人名多忘其號，故一律用名。
- 四、蔣主席，及林故主席，則稱先生而不名。
- 五、某一事有關人名，大多數不能追憶者，則從略。（例如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後，陸軍小學學生會有數十人，同至香港泰記加盟，因名冊遺失，不能列舉，前年李仙根先生告知，渠即其中之一，而渠能記憶者，亦祇有陳濟棠鄧演達二位，若舉少遺多，反失真相，不如從略，其餘類推）。
- 六、本書全憑記憶，遺漏甚多，人名年月，尤甚。深盼當時同志同事，惠予補訂。

回 顧 錄

同顧錄 目次

自序

凡例

卷一

- 一、從家世說到幼年.....一
- 二、私塾教育.....六
- 三、辦學與入黨.....一四
- 四、廣州讀書與初次革命失敗.....一九
- 五、民意機關服務.....二九
- 六、廣州三月二十九之役.....三五
- 七、光復廣東與北伐.....四一
- 八、結綫金融與北上.....四八

- 九、國會內的奮鬥……………五三
- 十、討袁失敗出亡在日本……………六七

卷二

- 十一、洪憲天折國會再開……………七四
- 十二、從護法到陳炯明叛變……………一〇二
- 十三、在國會爭法統與討陳……………一二一
- 十四、創辦廣東大學與讀校三民主義……………一四一
- 十五、與共產黨奮鬥和北上侍疾……………一五八
- 十六、西山會議……………一八一
- 十七、中央特別委員會……………一九九
- 十八、環遊世界（上）……………二一五
- 十九、環遊世界（下）……………二五六
- 二十、編輯黨史……………二九〇

一 從家世說到幼年

我的家世，簡單說來，是個爲民族而堅苦奮鬥的。這於我影響很大。

我的先世原居安徽當塗，唐貞元間，遷到江西南昌。後來又搬到福建，分居邵武郡屬，在秦軍者較多。宋寧宗時，有一位應龍公，別字景初，在慶元二年中了狀元，官做到資政殿學士。年老乞休，搬到長汀居住。因爲有功德於民，於是地方人士，都立廟塑像以祀之。宋末元兵南下，我祖先不肯屈服，遂由福建擁護宋朝到了廣東。當時傳說這位應龍公，常常顯靈，沿途保佑擁護宋南遷的人民。因此閩粵交界各處，普遍建立鄒公廟，並且尊爲廣佑聖主，好像各地崇拜關羽岳飛一樣。大埔印山上，就有一所鄒公廟，現在還是香火很盛。

由閩遷粵後，我的祖先初居清溪社蕉坑，繼居峯頭，嗣又分居於白嶽的雋寨，最後卜居於縣城的儒學內。其餘支派，散居各地。這一批同是擁護宋南遷的人，所以先居南方的人，就稱這部分人爲客家，亦稱爲客人，就是先來的自認爲主人而對於後來的當作客人的意義。客人因爲痛心宋室淪亡，以「讀書耕田莫做官」，相誡子孫。雖然經過明朝一代，漢族重光，但接着又是滿清人據中國，因此我的先代宦遊者很少，大都遵守不仕異主的遺訓。我的祖父是個商人，我的父親是個糖工兼做生意。

父親名應森，別字石濤，是個獨子。他的幼年時候，祖父不幸逝世，遂成爲孤兒，全賴祖母撫養長大。洪楊之役，縣遭兵燹，家產一掃而空。我父親祇有一頂破帳子，常作被蓋，過了一個冬天。同時一天三餐，有時少吃

一頓，有時少吃兩頓；但他却處之泰然。到我解事的時候，還不時聽見他提起「糠糲」餐和「春竹」餐（註一）的故事，來安慰我，鼓勵我。接着縣城又遭水災，把我們房屋沖毀，剩下祇有東歪西倒的破屋兩間。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七年（清光緒十一年）正月初六日，我就出生在這個地方。

那時候，縣城裏姓鄒的祇有我們一家。我本來有一個哥哥，不幸夭折了。因此父母對我格外鍾愛，就在水縣溪口觀世音菩薩廟上了契，叫做澄生，所以在小時候便叫我阿澄。我的家庭除父母和我外，沒有伯伯諸姑，沒有兄弟姊妹；雖然有一個堂伯母，但當我會走路和說話的時候，已逝世了。這種情形，一方面使我體會到仁愛凶真義，另一方面養成我獨立奮鬥的精神。

我的父親在縣城裏柳樹街開了一間裁縫舖，因為入不敷出，所以兼營小本生意。每五日到距家約三四十里的顧連永定縣下洋圩一次，販賣東西。但是自我出世以後，因為照料我，不但停止做生意，就是裁縫舖也搬到家裏來了。

我的母親姓木，性情和藹，勤儉耐勞。家中除父親外，沒有一個幫忙的人；因此事無大小，都由她一人承擔。像我這種家庭，依照本鄉風俗，她每天都有排定的工作：東方發白，她就起床，接着挑水、洗滌飲食用具、燒早飯、餵牲畜；早飯後，到城外山上割草，做燃料；太陽將要正午，忙着準備午飯；午飯後，到溪邊洗衣服，然後到菜園割草施肥澆水；黃昏時候，又回到廚房料理晚飯；晚飯後，預備父親和我的洗澡，等到一切做完，就點起燈來，或補縫衣服，或做鞋襪，或準備牲畜明日的飼料，或督促我讀書。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弄得

井井有條，減輕了父親的職務，使他能夠安心向外經營。

我的家境儘管貧窮，我的父母儘管辛苦，但是他們鍾愛我的程度，並不因這種逆境而稍減。現在回想起來，使我感受到沒有適當的文字可以來形容。我記得幼年的衣食住，父母總設法照顧得非常週到，不使我微弱的心靈上，產生絲毫不快或羨慕鄰家兒童的印象。

雖然我的父母這樣愛護我，但並不是溺愛和姑息。自從哥哥去世後，他們祇剩了我一個兒子，所以把一切的期望，都寄託在我身上。因此除費盡整個精力來愛護我之外，又小心督導。一舉一動，都含有教育的意義。

不說別的，自從我會走以後，我的母親有了空閒，從不問我到熱鬧的地方去，却常常引我到隔壁的孔子廟玩耍，大埔縣的孔子廟，除了收穫時有人晒穀外，平時很少人跡。年長時每去走一趟，即深感到牠的莊嚴偉大，神志爲之安閒。小時候常在那兒耍，不知不覺中一定會產生深刻的印象。而我的母親又把她所知道關於聖賢豪傑的故事，講給我聽，勉勵我效法聖賢豪傑；並且常說做聖賢豪傑，並不是一樁難事，祇要好好讀書教品。這種環境，這種言論，不時灌輸到我腦筋裏。我毫無疑問地接受，覺得祇要好好讀書教品，並不難成爲聖賢豪傑。如是我的讀書教品的慾望，可說由此啓發了。

我還很清楚的記得一樁事情。有一次我和鄰家的小孩子們在玩耍，我有一件東西，被他們弄壞了。我要他們賠，他們不答應，於是爭鬧起來。剛好我的母親來找我，我就哭奔到母親的懷裏，希望她幫我向鄰兒索賠。不料她抱了我大哭，說道：「阿澄，你這樣真使我傷心！我希望你要做聖賢豪傑，聖賢豪傑是這樣的嗎？你要是愛母

親，就得聽母親的話，長大了讀書立志成人，不要因小小的事情，和別人爭鬧」。我大為感動，從此以後，我非常謹慎，不敢再和小朋友們作無謂的爭執。

我的父母固然無時不鼓勵我讀書，但是還教我怎樣做人。因此洒掃應對進退的一切事情，樣樣指導我做；過節過年祭祀喜慶等，都叫我去做應預備的事；甚至修理房屋，種菜飼畜，我也插在裏面。他們看見我勤勞，就是做錯了，並不加責備，隨時細心糾正。回想起來，必定有許多時候，反而添加了他們的麻煩，但因此我樣樣事情，都能曉得。孔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我恰好用得着。

我見父親每逢有店裏的夥計或工人來收取賬款，父親無論如何忙碌，總丟開手邊的事，有錢的時候，當然立刻給他，如若沒有錢，也坦白地告訴他，並且約定甚麼時候再來取，父親這種急切應付的態度，引起我的疑問。父親說：「夥計出門後，店主總希望他早些回去。假使過於遲緩，不但害他回去受責，甚至還有被辭去職務的危險。所以我總儘先應付他免他受累」。後來我才曉得這是惠而不費的方法。以後對於我處世為人受益不小。

到了七歲的時候，記得我在家裏，就常常有正式的職務，幫父母煮飯買菜了。因為家裏人手很少，每天早晨起床以後，照例是我的母親煮飯，父親出去買菜。如果母親有事出外，便由父親煮飯，我去買菜，如果父母都因事外出，那麼煮飯買菜的事，我就不得不包攬下來。有一天早上，我出去買豆腐，看見店門口擺了許多豆腐。我就問道：「你們的豆腐是不是沒有天亮就起來做的？」店夥答：「是的」。我道：「你們這樣勤勞，一定可賺很多錢了」。店夥又答：「我們能够得個溫飽便是好事，那裏說得上賺很多錢」。於是我心裏生了一種感觸：世間有些

人整日勞苦，做事非常努力，而結果只供個人自己的溫飽，甚至有的溫飽也不可得；有些人用力很少，而收效反大，不但個人生活安適，社會也蒙受其利，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我尋思了一會，恍然悟到我父母所告訴我的聖賢豪傑故事，了解這完全是由於有沒有受過好教育的原因。基於這個自我的警覺，我的讀書慾就更強了。

父母既然期望我做人，更誘導我喜歡讀書；而父親又常常對母親說：「我年青時沒有好好讀書，所以一生辛苦。無論如何，總要使他阿澄讀書，然後他才能夠向上做人」。那末我應該很早就讀書了。然而鄰近的私塾，在我六歲的時候曾經去過，都因為我家貧窮，恐怕無力繳納學費，不肯收容。父母又因為我年紀小，放心不下，不願意讓我獨自到較遠的私塾去。因此入學問題，直到我八歲，可以單獨往離家較遠的地方去，才獲得解決。

（註一）微權兩頭小中間大，譬如每天祇吃一頓中飯；春杆兩頭大中間小，譬如每天祇吃早晚兩頓。

二 私塾教育

我八歲啓蒙，先生姓饒名資泉。因為我很小時，就想讀書，但是到八歲才達到入塾的目的，所以不敢懈怠。雖然資質很鈍，却終日勤讀不輟。先生見我不偷懶，就是有時背不出書，也從寬責備。我並不因這種待遇，就存僥倖的心理，仍是戰戰兢兢，終年如一。甚至在睡覺時，也做夢讀書，尤其常常被背不出書的夢所驚醒。這種夢境，直到現在還常常發生，不過所讀的書，因時不同罷了。我在這家私塾繼續三年，讀完了四書，聽講了上論下論，讀過少些古文時文和千家詩一部，並且能做短文。

十一歲時，我改進另一家私塾，塾師姓彭名祖佩。他教書很嚴，但是很喜歡我。在這個私塾，繼續讀了四年，因為教授法的不同，祇讀完孟子、詩經、易經、禮記、唐詩，及試帖詩；至於古文時文，也隨班誦讀；八股文却能完篇，並已學做古文。

在這四年裏我所得到的最大益處，就是彭先生的教授法。他規定每天所講的書，第二天就要我們回講。在開始這種課程以前，他先叫我們提出不了解的地方問他。回講得不好，實則是很嚴厲的。那時的同學，比我年歲大的也有，比我多讀書的也有。但是彭先生却指定各同學有不懂的地方先問我，我不能解釋時再問他。因此在先生未到之前，同學都一一問我，而我得到這種榮譽的職務，聽書特別用心，唯恐怕不能答復同學的疑問。這樣，無論在學體上和講話的技術上，都使我得到許多進步。

彭先生固然很嚴，而我父母的督導也無時或懈，尤其是我的母親，每天從塾裏回來的時候，知道我功課好，就非常喜歡；否則滿面憂容，並且說：「爸爸這樣辛苦，祇因為幼時沒有認真讀書；而現在願意吃苦，就是希望你讀書。怎樣你還可以不好好讀書嗎？」有時她把棒節下來的幾分鐘，任何地方都不願化費，却買了糖菓或其他的東西來鼓勵我。

客家人不屈服於異族之下的精神，幼時是常聽見的；而父親還把太平天國經過的情形，詳細告訴我，並且說明洪楊的宗旨就是推翻異族的統治。有一次，塾師出了一個「魯仲連義不帝秦論」的課題，我的文章開宗明義就說：「秦，西戎之國也，異類之人也」。先生看過，吃了一驚，私下叫我去說道：「本朝皇帝是滿州人，你這種文章是可以與文字獄的，以後要謹慎些」。我聽了爲之悚然！

十四歲那年，我曾參加縣考。第一場時，我除做完自己的卷子外，還代人做了二卷，來津貼考試的用費。第二場時，我首先交卷，縣知事適在座，見我年紀小而交卷早，便叫我去，問我願意不願意多做一篇起講。我立刻答應。他出了一個「後生可畏」的題目，叫我就坐在他側旁的小座位上去做。我完篇後送給他，才見他懷疑的態度消滅，而頻頻點頭道：「的確後生可畏」。

可惜那年夏天，彭先生到江西去，我就停了學。未幾彭先生寫信給我的父親說：「……阿澄東賦，雖不過敏，但極勤謹，異日必能成器，萬不可懈學。……」因此父親更注意我的讀書問題，過年後就叫我隨饒史庭先生讀書。饒先生兼懂醫理；他知道我的家境貧窮，除了講授春秋、左傳、古文、時文、試帖詩等外，還教我和我的兒

子及另外二位同學讀醫書。但是我讀了不久，因為我的母親生病，跟着我自己也生病，功課落後了許多；爲了要補課，祇能終止學醫。在這時期中，我覺得左傳的論人論事和外交軍事，都寫得痛快無倫，所以非常喜歡，但是結果却沒有讀完。

那時，我自己覺得天資魯鈍，學業進步遲緩，而希望有所警傷，就改名曰「魯」，饒先生不明白我的意思，問我是不是以孔子自況。我惶恐答道：「某何敢以孔子自況！因爲天資魯鈍，從實取名，所以名魯」。先生笑道：「很好，「參也魯」，「參也魯」，我雖不是孔子，却期望你做會參」。隨後，饒先生用海濱二字給我做別號，益見先生對我的厚愛。

義和團事件發生在我十六歲的時候。當時在朝的人提倡，在野的人附和，報紙上還天天發表打勝仗的消息，好像符咒刀真能壓倒槍炮似的。縣署後面有許多松樹，松蔭下建了一座不盈方丈的伯公祠。這是人跡罕到的地方，我常和三數同學，在那兒談古說今。義和團是一個很感興趣的問題，並且多數以爲義和團會打敗聯軍的，而我獨執異議。及至義和團失敗，各同學來問我怎樣有這種先見之明？我說：「這理由是很淺顯的。張角張魯不能得志於戈矛時代，難道義和團會得志於槍砲時代嗎？」因爲那時同學們很喜歡看三國演義，所以引用了該書的事來答覆他。

那年秋天，發生了一件使我抱憾終生的事，就是母親久病之後，沒有得到好的調養，身體日漸衰弱，到了七月十四日下午，竟溘然長逝了！音容宛在，色笑長遠，風木之悲，寧有終極！

家裏還遇到這樣不幸的一件大事，家境更要艱難困苦，這自不待言。但是父親對於我的讀書，並不因為艱難困苦而有所疏忽。他爲了母親的喪事，負擔了一筆債，要維持信用，不得不增加額外的工作。我很想幫助他，但是他阻止我道：『你的責任是讀書。每天做工所得，至多不過一百幾十文錢，我不想多這一兩百幾十文錢，而妨礙你的學業』。於是我對於學業，格外用心，格外努力。

我出世的破屋，在八歲的時候，曾經由父親翻造過；因為費用不夠，借了一百餘元，不得不典出一部份來還債，祇保留兩間做臥室。那年，我爲便於論學論交起見，就向隔壁的三族試館，借了一間做書房。這間房子雖小，但佈置得相當整潔。一般在城讀書和由鄉進城的朋友，不期然而然的時來聚談，竟成爲縣中不可多得的交換知識地方。

翌年，我改進了一家大館，塾師姓張名竹十。他除補講大學中庸和左傳外，還講授周禮歷史及經世之文。在這些科目中，我對於周禮，獲益最多；因爲除制度外，各家還有許多批評，可以明瞭歷朝政制。但是我却不以此等科目爲滿足，另外自己用功，看完一部父親獎給我的蠅頭小字的通鑑易知錄，以及向朋友借來的資治通鑑和鳳州通鑑。我看通鑑易知錄時，一面圈點，一面做眉批；並且另外備一本紙簿做短評，以補自己記憶力的不足。短評的標準，可分爲下列五項：（一）內中國而外夷狄；（二）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三）對於人民，庶之，富之，教之；（四）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五）尊崇道德，學問，義俠和節烈可敬的人事。有一晚，我正在寫短評，張先生忽然進來了。我連忙起身，未及收拾紙簿。他翻閱我所寫的紙簿，說道：『這種批評法很對，並

且簡單明瞭。你有這種史才史識，不妨多多努力」。對於讀史的方法，我本來沒有絕對的信心。自從張先生批評以後，我知道沒有走錯途徑，於是更細心增點，註眉批，做短評，直到終卷為止。嗣後那本通鑑易知錄和所做的短評，無論我到什麼地方，都隨身帶着；凡是關於歷史有懷疑的地方，一查便知了線索。不幸辛亥革命的時候，因為在我房子裏秘密造炸彈，炸彈爆炸，那本書和短評連同房子都燒了，直到現在我還覺得可惜。

我讀史的結果，得到一個讀史的方法。歷史雖浩如淵海，却不過幾個朝代。那幾個朝代之中，最有關係的不過是一個帝王或數個帝王。這一個帝王或數個帝王之中，最要緊的事情，也不過幾段，最重要的人物，也不過幾個。如果把這幾個朝代，幾個帝王，幾段事實，幾個人物，看得詳細細細，其他的順次序瀏覽，那麼全部歷史就可以了然胸中。這樣一來，歷史雖繁，我却取之以簡，由此即可類推以讀其他各種書籍。後來看到鄭板橋所講的讀史記方法，正和我的意見相同。同時，歷代所發生之事實，是有因果，決不是偶然的。周未有春秋戰國之亂，所以秦朝廢封建改郡縣，唐末有藩鎮之禍，所以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因此武備不振，終宋之世，都受外患。史家最大的毛病，是成王敗寇。舉一個例子來講，秦始皇征民佚，築長城，歷史上罵得很厲害；實則長城保障中國幾千年，如果秦能一世二世而至萬世的話，那麼歷史家恐怕要說：「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一了。我到四川瀘縣，看見秦時所築的水壩，到廣西興安，看見秦時所築的秦渠，不禁大為感動，覺得由秦到現代幾千年，國民都受其水利；因成詩一首：湘灕分派擊渠功，人食秦皇惠不窮；堪比長城福中國，區區歷史恐難公。所以讀歷史，最要有遠大的眼光，從文字敘述之外，看出它的真象，才是對的。當時我有一句話說：「要從無字讀真

書——就是這個意思。

由於我自幼受家庭教育的長期感化，讀史更得了民族意識的觀念，以及時常聽見父老背誦太平天國軍隊經過大埔時所發的文告，民族意識特別認得清楚。及至中法中東諸役，清廷處師割地，加以庚子聯軍以後，各國劃定勢力範圍形成瓜分局面；而清廷並無絲毫覺悟，政治每况愈下，還保持着「寧贈友邦，毋畀家奴」的觀念；那班乳臭未乾的親貴都握着大權，爲所欲爲，人心鼎沸，就釀成推翻清廷的運動。那時潮流動盪中，國內發生了兩大派：一是總理領導的革命主張，另一是康（有爲）梁（啓超）領導的保皇主張。前者鼓吹打倒內外失策的清廷，創立民國；後者鼓吹保皇，以立憲維新。我家隔鄰的崇慶祠，設有書報社，所藏書報，除了保皇派的和歐美新時代的讀物外，也有鳳毛麟角斷簡殘編的革命派讀物。我常到那兒去看書，而我所好的，自然是革命的文章。至於保皇派的書報，在某一短短時期內梁啓超一派所發表的鼓吹革命的文章，我固然愛讀；就是他們反對革命的言論，我也喜歡看，因爲從反對的文字裏，往往可以間接得到革命派的主義。我在這書報社裏所得的益處：第一是對世界政治思潮的認識，第二是對民族革命的認識。不過因爲看書過多，加以版本不良，從那年起，我便近視了。

雖然我經歷過一次縣考，但是沒有參加過道試。大埔縣屬潮州。那年冬天，潮州舉行道試，張先生要我和幾位同學前往應試。抱着革命思想的我對於科舉當然是不會感覺到興趣的；不過想借這個機會去遊覽潮州，就結伴而往。考試之前，照例須先買卷，我也隨着大家向學院去。學院的大門口，人山人海，把我擠住在那兒的石獅子

旁邊。我張眼一看，不覺生了一種感想：這班人爲什麼這樣地爭先恐後？無非是爲了功名。功名又是什麼東西？無非是帝王想英才盡入吾彀中的勾當，究竟功名值得幾文錢？於自己心身更有什麼裨益？於是大爲激憤，覺得我有真我，我的讀書是要爲着真我，不是供帝王玩弄。因此對於聯考試而博功名，就更沒有興趣，並認爲做學問，亦應另有路徑及開綫。至於心身的修養，更是另有工夫。

年關已近，照例散館，各自回家，我也搬回試館。因爲快要過新年，就重將書房整理一番，塗了幾張字畫來懸掛。一天，張先生從鄉間來到試館，看見壁上許多我自己寫的字畫，便一一細看。他看到我題露根墨蘭：「誰道有人和露寫？托根無地怨東風」的句子，很不高興，說我年紀還輕，不應該說這種話。我謹告訴他，這是歸兩先生的句子，他說：「若不是心有所感，怎麼會這樣寫」？他又看到我題梅的句子：「自有非常奇骨格，愈經霜雪愈精神」。問是不是我做的。我說：「是」。他轉爲歡喜說：「幸有這種氣魄。雖不免類浦，也還可算有成。否則，難免畢生飄泊無依了」。現在事過數十年，回首已往際遇，幾乎都逃不出張先生這幾句評語。

新年過後，有一天張先生進城料理書館，我在路上碰見他，就向他拜年。他問我預備在什麼地方讀書，我不禁感然回答道：「因爲家境日趨艱難，父親籌繳學費不易，我想做一年事，再繼續讀書，已經答應就某處的事了」。他聽了急切地說道：「你的前途很有希望，怎麼可以輟學！我免收你的學費，仍舊跟我讀書。我爲熱情所感，心裏頓覺興奮，我的父親更是喜歡。於是除繼續講讀上年那些書以外，還添覽史記、漢書、老子、莊子、墨子及文選等書。到那年快要散學的時候，張先生對我說：「今年你讀書，上半年很有進步，下半年較差，

什麼緣故呢？原來吾鄉慣例，每逢時節，如端陽中秋等，照例學生要交學費。張先生雖然說明免費，但是父親還是竭力籌措，覺得對師長的禮儀是不該少的。我看見這樣情形，心裏實在難過，覺得我的自私心把父親害了。因此心緒不寧，影響到下半年的讀書。但是我並不說出來，祇託以他言。我受到許多少年無錢讀書的痛苦，所以後來從事教育，總想使人無錢也可以讀書。雖未完全實現，但無時無地不設法向這個目的去做。

這年冬，張先生再三勸我參加道試。原來我立意不想再去，但是一面却不過張先生的盛意，另一面又被廣交奇人異士的念頭所引誘，也就再作潮州之遊。結果雖沒有交到奇人異士，却得到一個機會，在韓山書院裏讀書。那兒有幾個好處：可以廣交潮梅讀書人士；朋友書籍較多，可以借讀，並且考得好時，還有津貼。可是我進韓山書院後，因為離家較遠，一時也得不到津貼，經濟上發生無限的困難，常常一天三餐，祇有鹹蛋一個，或豆腐一塊來下飯。不過記起我父親從前所過的橄欖餐和春梓餐的生活，便就處之泰然了。韓愈曰：「焚膏繼晷，兀兀窮年」，不啻是我那時生活的寫真。

三 辦學與入黨

十九歲之初，我仍在崑山書院讀書。當時清季政治的腐化潮流，也波及書院。我們去冬進了書院，而院長直至本年二月才到。他出了幾個課題，祇有一個月的光景，又說要到別的地方去了。到了他要動身的那一天，我們全體借着拜見院長請示課程的名義，把他圍得水洩不通，迫他答應了不離開學院才散。那知到了晚上，他却偷偷地去了。我們的卷子始終沒有批下來，一般希望得獎金來做背火的，都叫苦連天。而我還有一種失望，就是歷年所懷的革命思想，已經成熟到想實行的時期，但是覺得赤手空拳，決不會有所成就的。因此在書院裏，想物色幾個同志，然而處處留心，結果沒有找到一個志同道合的明友。

那年夏天，大埔縣知事依着法令，也創辦學堂。我想新式學堂裏總可以得些科學知識，就遵照父親的意思回去應考。

這個學堂就是崇聖祠書報社的原址。招生規定正額二十名，備取六名。正額有住有食，試得高還有獎金，畢業並有秀才的資格。我考了一個備取，祇有應試成績好時，可得獎金，其他權利是沒有的。

但是學校一開辦，就使我根本失望。因為學生年齡，由十六歲到三十歲不等，而課程則除算學英文外，一切都依舊館的方式，還是背書默書寫字。於是我時時流露出不滿意的言論，甚至把這種意見寫在應課的文本上，開情我的祇有一位同列備取的張燧。

有一次，課題是「不作無益皆有功乃成」。我查劉基「賣柑者言」的論調，大意說：「曉多大雪，某甲作雪人，某乙見而笑曰：『用雪作人，曷謂融化。奈何以有用之精神，作無益之事，功安能成！』甲從容答道：『汝誠知其一，不知其二』」。中間痛罵時局一頓，結尾說：「應時而興之學堂，今日背書，明日默寫；今日作文，明日寫字。將何以應現在科學進步之世界？此種作無益，害有益，其不能成功，與吾作雪人何異？」教師看了，大為震怒，對我申斥道：「你說這學校不好，你有本事去辦一個好的給我看看」。我想這話却不錯；單單責人畢竟沒有什麼用處，還是自己辦一個學堂罷！那時意見相同的，既有張煊，就和他商量；他非常贊成，於是我們二人到處提倡要辦學堂。

當時風氣未開，聽見我們兩個青年人要辦學，都認為怪事，甚至有人對我父親說：「你的兒子本來很聰明，為什麼現在變了洋鬼子？」父親告訴我這種批評，我便將現代潮流，細細和父親解釋。並且說明他國的強盛，主要的原由是學堂發達。因為學堂愈發達，科學愈進步。結果船堅炮利，屢次使俄國屈辱。這種堅船利炮，並不是可以拿八股策論來制勝的；應當以其人之術，還治其人之身。我們該積極辦學堂，追上他國，才可以雪我國的恥辱，才可以使我國強盛。父親聽了以後，肯定地說道：「你努力去做吧！」

不久，巧遇到一位姓彭的舊同學的哥哥，由江西回來，捐助四塊錢，做創設學校的開辦費。我大喜，對張煊說：「我們雖然有了四元開辦費，但是年紀輕輕，恐怕不易號召；最好請竹士先生出來主持」。張煊認為很妥，立刻同去拜訪竹士先生。

他聽了我們一番詳細的陳述以後，很表同情，並且願意把張家祠大館的館址和學生，來做新學校的基本；同時還薦舉他的堂弟六士先生出來主持。六士先生是世家子弟，小有財產，而且學問很好。他不但慨允出來主持，還邀請饒著孫先生來幫忙。饒先生是一個兼通各種普通科學的人。除了他，南洋又回來一位楊繼如先生，也自動參加。這樣，人力財力都有了，辦學就有聲有色起來。一般反對的人，看見這種情形，也不再肆意營議了。於是利用我的試館做籌備機關，所有辦學的人來到，父親盡一切的可能，極力為我供給。

辦學既有頭緒，我們的注意力就集中在聘定各科的教員。聽說永定一位姓盧的，剛由上海回來，算學地理都很有研究，我立刻就親自去請他來。其餘的也都由竹七六十兩位先生分別聘請到了。於是樂華中學就在次年春開學；共有學生一百餘人，並且附設了一個小學，常時嶺東方面，共有四個中學，樂華是其中之一。這是我辦學的初試；回想起來，成功竟是意外的。開學後六士先生到省城去購儀器書籍，實開大埔學校有儀器設備的先河；下半年還到南洋去籌款，預備另建校舍，自從樂華辦了一年之後，第二年中，便有許多學生回到各鄉辦學，因此接連產生了二十幾個小學。同時我還創辦了三個，其中之二，直到今日，仍舊存在。

張煊在樂華辦成後，回到家鄉去辦了一個樂育小學，並且請我去任教師。每年薪水五十元，伙食則由學生供給。我因家計困難，也就答應。這時我二十一歲了。那個小學共有學生數十人，年齡參差不齊，六七歲到十六七歲的都有，不得不勉強分成兩級。當時課程並沒有什麼標準，大都由教員依照着自己能够教授的面訂定。我也不甚例外，於是規定了國文、歷史、地理、數學、物理、體操等功課，而除了初級國文和習字由校中的另外一位老

先生担任外，其餘都由我教授。那時又沒有現成的課本，不得不自己編纂。這種情形，現在看來，似乎很不合理；但是因為環境關係，削足適履的事情是難免的。

當時我所編的課本，雖然自己覺得不滿意，但是學生的家長們看了，個個都說好，甚至到處替我宣傳，同時，在功課之外，教學生做各種工作，小如剪貼紙花，大則平地種菜，並且依照他們的勤惰，各別給與分數，和操行學業同樣看待。這種辦法，不但學生們願意，家長們也很歡迎。因此種種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到學校裏來參觀；竹士先生也親自來過一次。他看了之後，很滿意地對我說：「難道國小易治嗎？」隱隱含着比樂華中學辦得還好的意思。到了冬天，我又為該鄉辦了一個義學，自己盡義務教書，鄉人更是喜歡。休學時我將要離開學校，學生個個都依依不捨，甚至有下淚者，我深為感動，寫了一篇告別文，留在校內。

次年，樂華小學加薪到一百元來請我。而大埔縣立小學新的主持人是丘少青先生，自從樂華中學開辦後，覺得許多地方趕不上，就自動改辦，將以前的學生結束，另招了高級初級各一班，要我去主持初級班，甚至福建有一個學校，也拿了年俸三百元的聘書來請我。但是我覺得再教書下去，就難脫離這個圈子，而消滅向上求學的意思。因此我商請父親，辭去一切聘書，讓我到省城裏去讀書。這樣固然要多挨幾年苦，可是學問方面一定有進益。父親滿口答應，於是我就立刻就籌備赴省讀書的事情。

樂育教書這年是值得紀念的，這不但我教書的第一年，也是我獻身革命的開始時期。是年清明節後，有一位樂華中學的舊同事楊禮如先生赴南洋吉隆坡加入了當時目為革命四大寇之一的尤烈先生所組織的中和堂。他把

這件事寫信回來告訴我，並且介紹我參加。以前我到處想找革命同志的心願，現在却居然實現了，不禁欣慰之至！我立刻答復他，並且表示非常之願意參加。這樣，我和南洋方面，就常常通訊，得到許多關於革命的祕密消息。

可是我雖然加入了尤烈先生所組織的革命團體，但是對於尤烈先生，却始終沒有見面的機會。直到民國二十四年，尤烈先生在廣州做七十大慶時，有人向我簽名發起。他看見我的名字，對人說：「鄒先生很早就參加我們的活動」。他八秩開一的榮壽壽文壽裏，有一段這樣說：「各埠同志，多有設同等之演講會，而最有名者，則為吉隆坡之中和堂。同志陳文坡君（即陳文裏同志，黃花岡烈士之一）由潮州來，帶有同志鄒魯君一信，內附七絕詩四首，其第四首末句云：「南洋早樹國民旗」。蓋該堂門首繪旗，竟有青天白日旗，亦由是而知其影響之及於內外者漸廣也」。這詩我已忘記；而此老翁能寫出，記憶力堪佩。

七月間，總理由歐洲回到日本東京，組織中國同盟會，我的朋友張爐和郭公接恰好這時往日本讀書，遂行加入，於是他們常常把那邊的消息，寫信告訴我，使我知本黨主義，除民族民權外，還有民生；三民主義外，更有五權憲法。此外我還有兩個辦學中學的朋友，分赴廣州汕頭讀書，和革命黨人都發生了關係。因此間接地我和他們也有了來往。所以這個時候，我雖然住在鄉村，却和國內外各方面的革命運動，可說已息息相通了。

四 廣州讀書與初次革命失敗

我求學的志願傳出之後，個個師友都表示贊成。他們知道我的家境貧窮，都願意幫助。有的資助一二元，有的資助三五元不等；最多的是我的星五族叔，他一見我就說：「你到省城去讀書，每年我送你五十元」。我的父親又把房子加典十餘元，這樣總共有一百二十餘元。這種熱情，固然使我興奮，但是還不免有些躊躇。因為這個總數，恐怕不夠在省一年的費用，饒公任先生曉得我的困難，安慰我道：「不必多慮，錢不夠時，有我接濟」，於是我才放心，和公任及其他五個同學，前赴廣州。那時我二十二歲。

自我赴省以後，大埔人出外讀書的，一天天多起來了。因為看到我這樣貧窮的，都能够出外讀書，其他的自然更不怕了；加以我們到廣州後，所考的學堂都入選，因此怕到了省城考不取學堂的觀念，也煙消雲散。

從韓江赴廣州，汕頭是必經之路。當我們到汕頭的時候，便有黨人來會面，待我如老黨員，表示熱烈的歡迎。到廣州時的情形也相同。從前只有通訊關係的許多同志，都一見如故，並且還時常聚集一堂，討論種種問題，友愛之情，不可言喻。

我的原意是投考師範學校，不料到了廣州，却沒有師範學校可考，後來聽說澳門有人創辦師範學校，我就約了十幾個朋友，東裝前往。到後一看，不禁大失所望。原來辦得糟透了。不但學生的程度參差不齊，其年齡自幼稚生到通儒院的都有；而圖書和儀器的設備，則空空如也。我本着率直的勇氣，根據着已往的辦學經驗，貢獻他

們許多意見，但是他們不接受反而說我多事，於是我和同去的朋友都掃興而折回廣州。

那時學堂初興，師才不足，師範學堂又少，而潮嘉人士到廣州的，大都想進師範學堂，結果弄得無校可入。又因為在澳門碰了一次壁，於是我就提議創辦師範學堂。

說來也許可笑，我是一個小縣裏生長的人，廣州是一個初遊的省城，人地生疏，毫無憑藉，竟倡議辦師範學堂，談何容易！但是我絕不氣餒，本着我滿腔的熱情和勇氣，認定了我的目標，到處奔走宣傳，請求人家幫忙。更拿我從家裏所帶來的錢，作為開辦費。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偌大一座廣州城裏，居然出現了一個潮嘉師範學堂。

在創辦過程中，也曾遇到不少困難。記得那時正當廣州鼠疫流行，死的人很多，大家都不敢出門。我被辦學的熱情所驅使，不顧一切，整天在外奔走，東接洽，西交際，忙得個「不亦樂乎」。有一天，因為找尋校址，會跑到一所住宅，接連打門也沒有人答應。我就推門進去，忽然看見地上橫躺着幾個死屍，知道是染鼠疫病死的。雖然趕快退出來，但已吃驚不小。

剛在創辦潮嘉師範時，提學使署辦了一個晚間上課的理化研究所。除了署內各職員和各校教員補習外，尚有空額六名，招人投考。我和公任都考取了。於是日開辦學校的事，晚上去研究理化。接着廣東創辦法政學堂，招集官紳入學，除官員外，由每縣保送二名，大增的是六士先生和蕭劍虛先生，又除每縣保送者外，還有餘額招考，我和公任又都考取了。凡是投考法政的，都要有科舉的資格。我沒有辦法，就去捐了一個監生。我對捐

務局裏的人說：如考取了，我便出十元的捐費；如不取，我出二元，把執照交給他註銷。後來我入學之後，同學們常常問我是那一科的，以為我的名字很熟，總是科舉中人，却不知我的資格，還是十塊錢換來的監生。本來我想進師範，但是沒有適合我程度的師範學堂，因此祇好入法政。這樣日間也要上課，在勢不能兼顧潮嘉師範的事情，便請了一位姓張的老先生來主持。

入學不久，看到黃晦閣先生所著的兩本書：一本是「廣東鄉土歷史」，一本是「廣東鄉土地理」。裏面竟有客家和福佬都非漢族的言論，我認爲他抹煞事實，有傷同胞感情，便挺身出來作文辯斥，同時請客家和福佬的智識份子注意。結果所有客家和福佬主持的勸學所，都一致附從，竟得到了全省的大半數。於是共同推舉我領銜交涉，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直到把那錯誤的言論修正了才罷。經過了這次交涉，不但客家福佬的智識份子和廣府人都對我感情很好，就是黃晦閣先生本人也對我沒有絲毫芥蒂，反和我十分要好。關於這個交涉的文字，現在雖一無所存，但近年我有一篇演說，可以看出我當時證明客家和福佬是漢族的大概。（註一）

那時鄉前輩丘倉海先生，（名逢甲），適到廣州，我就去拜訪他。丘先生於甲午之役，因台灣割給日本，激於義憤，便領導台人，組織台灣共和政府，武裝抵抗。失敗後，歷盡艱苦，才輾轉回到廣州。我仰慕他的爲人，因即投刺求見。他和我談了一會，忽然問道：「你是世家子弟嗎？」我答：「不是」，他又問：「你是富家子弟嗎？」我答：「也不是」。他再問：「那末你有富貴的親戚嗎？」我答：「也沒有」。他低頭喃喃自說道：「貧寒子弟，那會有這樣汪洋浩大的氣度呢？」接着抬起頭對我說道：「好，你從此就算是我的學生吧」。坐談半小時，

竟得了一位老師；而以後於做事處所提攜，革命多所庇護，人生得人贈拔，真是一樁不容易的事；而我於偶然中得之，一方面當然感激丘先生的知遇，另一方面更增強了我的努力。

自從四塊錢辦成了樂羣中學，一百多塊錢創立了潮嘉師範，我真覺得世上並無難事；而拿破崙所說他的字典裏沒有「難」字，的確不是誇言，祇要認定目標，埋頭苦幹，沒有不成功的道理。但是我並不敢自驕，不過膽量的確比以前較大，志氣比以前較高。有一次，丘先生叫我和他的秋魂八首，我的結句云：「英雄心血人間事，茫茫當年豈有雲！」丘先生看了驢然道：「此「彼可取而代之」之氣，須善藏之」。我也由此更加檢點了。

潮嘉師範成立以後，接着更正了客籍非漢族的誤解，不但我交遊日廣，而且廣州的黨人對我更加親切，公推為同盟會的主盟人。同時許多朋友知道我家境困難，讀書費用發生問題，都紛紛解囊相助；甚至一面不相識的南洋華僑胡子春胡竹園兩先生，也給我援手。於是我得以安心讀書，並且有餘資從事革命活動。

這時我往來理化研究所和法政學堂上課，而革命工作又不容耽擱，使我有些喘不過氣來。但是我認定，革命是救國救民的神聖工作，不容我們用任何理由來推諉；而從事革命，要有學問，要有主張，所以不能不讀書。革命和讀書既有密切的關係，便沒有捨此就彼的可能。我的補救辦法，祇是格外珍惜時間，使兩者可以同時並進。但是晚間上課的理化研究所，却因此中輟了。

當時法政學堂的教員，有幾位是日本人，其餘却是留日回國的。其中加入革命黨的不少；可是實際上始終參加革命運動的，教員中祇有朱執信先生，同學中祇有陳炯明是同志。因此我三人暗中往來甚密。

我的革命工作是宣傳和聯絡并重，宣傳的對象注重知識份子，聯絡的對象注重軍隊，企圖把滿清政府的武力，化爲革命的武力。查那時駐在省城裏的清軍，分新軍和防營兩部份。新軍駐在城郊附近的燕塘，裏面有趙聲同志任標統；下級幹部多屬小東營陸軍速成學堂出身，對革命多表同情，還有新招的學生營，都是富有革命精神的知識青年。所以新軍方面，革命情緒頗爲濃厚。我常常利用傍晚課餘的時間，步行十餘里到新軍營去宣傳和聯絡，當天晚上趕不回來，就秘密住在營裏，第二天清早再回學校。每逢星期或假期，便預先約定聚會的地方，絕不放棄一個機會。至於防營，則分駐於廣東各地，官兵多屬會黨份子，而下級幹部中許多是虎門陸軍速成學堂的學生。當時會黨有一位首領，名叫譚讓，係同志。他在防營裏組織了保亞會，用以團結士兵。我結識了譚同志，更去聯結士兵。該營長官中如曾傳範何秉鈞同志等，都跟我聯成一氣。所以防營的革命空氣，益又高漲。

民國紀元前四年，即清光緒三十四年黃興（克強）先生發動欽廉之役，黃明堂先生發動雲南河口之役，都告失敗，實深惋惜！十月，清帝載灃和太后那拉相繼而死，清廷失去了維繫社會的重心，人心浮動，確是難得的機會。但該時事出倉卒，同志多不在省，我就和趙聲（伯先）朱執信姚錦樓諸先生等，集於濠賢街朱先生家，密商起義計劃。當時作爲起義可能的力量有三：新軍防營和民軍。商議結果，新軍因趙聲先生以革命黨嫌疑去職，不能即刻指揮發動；民軍散處四鄉，集合不易，且實力不足，不能做起義的中心；祇有防營的幾營人，正駐在城內觀音山及附近，發動較便。於是決議推我領導防營，首先發難，并推姚錦樓先生協助我。這個防營就是我平時和譚讓同志往來聯絡的。預計發難後由朱執信先生集合民軍，趙聲先生策動新軍響應。遂設立總機關於清源巷，由